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五十七至
六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七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元年八月乙卯涇原部署陳興言率兵與熟戶折
密桑等族掩擊偽署萬子軍主族帳於烏爾戩咸巴川擒
俘三百餘人斬首二百五十三級虜獲牛馬器仗三萬
一千計賊黨敗走悉焚其廬帳即日回軍又與賊遇俘

斬獲其資畜甚衆詔所獲戎俘並給土田資糧無令失

所賜賚興等有差

陳興本傳云與曹瑋秦翰領兵抵鎮戎軍西北烏爾戡威巴川掩擊蕃寇章

密族帳斬二百餘級擒三百人奪鎧甲牛羊駝馬三萬計詔書嘉獎按此俘斬獲數頗與實錄合而蕃部名字不同據曹瑋傳亦不云與興皆出恐別一事然本傳載此事於破康努卜族以前則失先後之序矣當考

是日上御崇政殿出陣圖示輔臣

己未以叅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遊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倘佯無關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

廷練師領簡駝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
堯叟並為簽書樞密院事仍詔拯堯叟俸秩恩例並同
樞密副使繼英小心謹靖以勤敏稱上倚愛之舊制樞
密祖母母止追封郡太夫人特詔悉加國封 樞密直
學士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事自後三司除使
多用此制

庚申知壽州陳堯佐上言饑民劫害藏粟麥者凡七十

餘人以強盜計賊法當死詔並決杖黥面配牢城為首者隸五百里外餘隸本州堯佐在州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而吏民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詔滄州乾寧軍常督壕寨主吏謹視斗門水口俟海潮至擁入御河東塘堰以廣灌溉從知雄州何承矩之請也

先是朝廷每以敕書約束邊事或有當行極斷等語官吏不詳深意即處大辟洛苑使李繼和言其事辛酉詔

諸路州軍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具獄以聞 魯國長公主上言乞授翰林醫官趙自化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謂樞密使王繼英等曰雍王元份亦嘗以自化藥餌有功請除遙郡刺史諭以醫官領郡非朝廷典制不可行也况自化今為本院使居醫官之首安可更有請求宜召至樞密院戒督之

已巳定審刑院詳斷案牘之限大事十日中事七日小事五日 詔京朝官使臣犯罪論決訖有司具罪名報

審官三班院其官吏犯賊私罪被推者勘事官具有無
舉主以聞 鳳凰見白州羣臣奉表稱賀 吏部銓司
言諸州幕職官多歲滿者常選中少正入資叙人注擬
乃令常叅官各二人共舉州縣一人充幕職上視選人
判詞有極紕繆書字不成者宰相寇準建議自今銓司
引對日齋所試書判以備奏御從之

甲戌邊臣言契丹謀入寇詔鎮州所屯河東廣銳兵及
近南州軍先分屯兵並赴定州

乙亥秦州言李繼遷蕃部寇永寧寨為裕勒凌族和蘇擊敗之斬首百餘級

先是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李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驟據台席恐騰物議上他日詢之執奏如初其事遂寢及沆卒保吉求請不已丙子以保吉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戊寅鎮寧節度使贈太尉柴禹錫卒

已卯供備庫使白守素領康州刺史先是守素自威虜
軍徙冀州轉運使劉綜言守素武勇材任將帥請除正
刺史上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以聞可也酬勞命秩
自有常典綜何與焉不許

上語近臣此據尸洙罷
奏李京乞責洙狀常考

淮

南轉運司言楚州吏民列狀述知州太常博士何臨政
績願借三年詔特留一年

何臨
未見

陝濱棣州言蟲螟害

稼

庚辰遣太常博士直史館何亮侍禁閣門祗候康宗元

未見

乘傳廣南東西路疏理繫囚

詔西面緣邊州軍所

管熟戶蕃部或有鬪訟官吏不能遵守條制依理平決
或旁緣騷擾致生邊隙自今轉運副使常切按察其不
能綏邊勤職者具名以聞 戎人葉吉特族侵掠環慶界
詔邊臣和斷如不從則以兵威脅之 詔學士院自今

所賜內外羣臣獎諭敕書並須明述績効始末及若干
人數先是羣臣得敕書獎諭及受代考課赴調多執以
自陳希望旌賞然不詳事狀或言某等者不見同功人

姓名酬庸之際難於區別故有是詔 詔西川諸路巡檢兵士逐處州軍造廨宇營壁以居之初不許創立廨宇營壁多分泊道塗上封者言其非便也

先是遣中使齎御劔赴北面諸路以嚴軍令九月癸未悉詔歸闕以劔付部署司有犯者施行訖具事奏聞

丙戌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刺史向通漢遣人於潭州營佛事以報朝廷存恤之意 遣使分詣河北河東集強壯借庫兵給糧訓練非緣邊即分番迭教敵騎入寇悉

入守城寇退放營農

此據兩朝兵志實錄甚略今不取

詔諸路轉運

使副辦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

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

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也

伸未見

丁亥徙知廬州右諫議大夫宋太初知汝州轉運使言其被疾多遺忘故也

河北轉運使劉綜言每歲朝廷遣使賜邊城冬服諸軍將校皆給錦袍唯轉運使副止頒皂花歌正拜賜之際

頗用厚顏丁亥并賜河東北陝西三路轉運使副方勝
練鵲錦袍 詔給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公用錢滿萬
緡餘並增給有差 徙河北近南州軍兵屯澶州候追
發赴邊以就芻粟省饋送也 鎮戎軍言先叛去蕃官

伽羅烏藏策旺等三族及咱伊軍主率屬歸順請獻馬

贖罪特詔宥之給其馬直

據實錄乃二事今從吐蕃傳連書

庚寅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下七十人於京朝官及
諸司使副閤門祗候以上保舉歷任無賊罪堪充大藩

及邊郡知州各一人

定州副都部署王能護城蒲陰躬帥丁夫旦暮不離役所宴犒周洽會使者自北回至言于上辛卯詔褒飭之

王能以七月八日庚寅為邢洺部署不知何時徙定州當時代張凝凝却徙保州但實錄不詳耳

壬辰詔北回緣邊州軍部署等不得輒離屯所迎送使命先是邊將多領兵出城一二十里躬行餞勞上慮其忽被侵軼故條約之上以三司吏人能否雜混命宮

苑使劉承珪等與本司使副同加試驗裁定合留人數

三部并諸司定留八百九十人其書計非精或嘗負罪犯者列名以聞上念其祇役歲久量其事狀並補三班及鎮職焉

丙申祁州團練使劉用為邢洺州副都部署詔河北

河東諸路部署各謹邊備仍發廣捷軍五指揮赴忻州

令知火山軍李餘懿領援忻代諸寨及分守要會以禦

戎人之奔衝

李餘懿未見

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

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謀何時可
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
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郭郭非廣久聚
大衆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
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
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
仍督諸路進軍臨時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
機宜不虧謹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遽至澶州必不

可久駐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 上每得邊奏
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
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有所見
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叅利害勿以事干
樞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禁中
語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之跡則中外得
以伺其間隙實非所便卿等志之

己亥詔曰先朝謹重刑章肇置官局俾當審克之任列

於局禁之間蓋欲犴獄不寃議讞必當然皆親奉成案
伏奏禁坐既有旨命方封中書而宰司以經奏之事即
爾行下其間情狀不一或從比附不加參酌殊非謹審
之旨也蓋念仕進之伍偶經刑名之書雖務從輕亦難
自辯自今審刑院進案一依舊例批所得旨送中書看
詳如刑名允當即以敕文處分勿言審刑院得旨如其
未當則復以聞務在平允稱朕哀矜之意焉 三司言
鳳翔專知官宋福逋官課水銀三百餘斤籍其家貲并

監官王祐之追納錢百二十餘萬詔悉蠲放其先納者還之詔許永興軍同華耀州解鹽通商仍以戶口市鹽錢數分配部民隨夏稅輸納每錢四十四支鹽一斤從轉運使朱台符之請也契丹班濟庫耶律烏裕來降補三班奉職

庚子詔陝西諸州今年秋稅折納帛千一百二萬束宜特免四百萬邠寧等十九州軍秋稅每斗加官糶計六十五萬餘石宜特免十之三乾寧華等十三州稅帛欲

支於環慶州納錢官市者悉罷之

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郎直史館朱台符並為陝西
轉運使台符俊爽好謀多所更張覃止欲因仍舊貫遂
有隙交相論奏初寇準知青州台符為通判至是準任
宰相覃意台符憑恃僚故又密以聞上遣御史視其狀
覃台符並坐議事違戾罷使辛丑覃責知隨州台符知
郢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度支員外郎李士衡河北轉
運使殿中侍御史句克儉代覃及台符仍令御史臺以

其事傳告諸路加做勵焉 宋州言汴水決壞田廬命
內侍王懷昭督兵匠護塞之踰月工就

壬寅三路部署王超言日與知州通判軍職等會食飲
酒或至日盱慮妨公務請隔日一會食上曰軍中舊制
驟令改易恐羣議非允命超如故事

癸卯契丹林牙使攝推官劉守益等及其兄恕來降

乙巳置祁州於蒲陰縣

丙午魯國公主言遣人於華州市木乞免征算上曰先

朝深戒戚里不得於西路市木蓋慮因緣販易侵壞法制魯國公主所請今且從之仍召駙馬都尉柴宗慶戒諭自今無得復爾

己酉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詔以良馬介冑戎器賜之從所乞也

庚戌詔諭館閣臺省官有簡札請屬舉人即密以聞隱匿不告者論其罪 河決澶州橫隴埽命知制誥李宗諤致祭官具舟楫濟民乏食賑之

辛亥以永清節度使周瑩為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
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也命顯歸本鎮顯上疏陳三
策以為大軍方在鎮定敵必未敢引衆南侵若車駕親
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
或契丹主與其母氏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
下迫河與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彼帳
攻其營寨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或
分遣騎兵千步三千於濮州度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

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 詔內外羣官所保舉人

亦有中道遷變儻或不令言上必恐負累滋多宜令自
今此類並許陳首當懲責其人特免連坐

先是洛苑副使李允則知滄州巡視州境川原道路浚
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掘井城中人厭其煩是月召歸
及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又取冰代砲石以
拒之遂解去上乃謂允則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屋為擾
民者今始知卿善守備也轉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

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

三路都監押大陣東面實錄無之今從本

傳請對自陳武技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上曰卿為我

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帷帳什物

凡下諸路宣制必屬允則省而後行允則嘗請選武臣

知祁州代大理寺丞高尹上曰尹通判真定有幹職稱

朕以祁州新建藉人綏緝故徙任之其後頗聞城隍漸

完州事粗治邊郡須任武臣非通論也

高尹事據實訓附見當考

閏九月癸丑遣使勞北面諸軍賜錢有差洺州團練

使上官正知滄州兼部署 詔分西面緣邊兵赴寧州
及慶州竦寇至乃追發 宋州言決河塞水復故道

乙卯令代州副部署元澄俟戎人南牧即率所部於境
上禦備牽制之仍令并代州副部署雷有終至時領兵
由土門路赴鎮州與大軍合寨於平定軍 詔河北吏

民有集強壯殺契丹者令所在援之仍頒賞格 初開
封尉張易捕盜八人送左軍巡獄成坐流既決乃獲真
盜御史臺劾問得實前知府梁灝已卒判官屯田員外

郎直史館盛元責監洪州稅推官贊善大夫李湘責監

永豐稅

李湘未見

丁巳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司貿易軍糧命國

子博士張紳祕書丞陳綱大理評事祕閣校理劉筠同

經度之

張紳未見陳綱泉州人

己未甘州回鶻遣使來貢方物時有詔禁蕃部私買係

禁香藥回鶻有違禁者三司請即論決上曰絕域遠來

未知國法驟加刑辟恐失綏懷之道乃令先具罪狀以

聞

庚申令北面緣界河部署康進邢州路劉用各率所部赴滄州邢州屯守戎人入寇即邀擊之

癸亥令天雄軍以北及濱棣德博等州警察部內有因敵騎入寇驚劫民戶資財情理切害者不限有賊無賊首從並處斬訖奏自餘禁繫取裁 夔州路轉運使薛顏等言川峽戍兵等素不閱習內夔施最近蠻境請各付戎器時加練訓從之

丙寅以馬軍都指揮使感德節度使葛霸為澶州修河
都部署崇儀使張利涉內殿崇班王懷昭副之

葛霸真
定人張

利涉
未見

丁卯命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同制置河北東西路
緣邊事

戊辰命考功郎直祕閣潘謹修詣邢州祭醮為民祈福
以修城功畢也 詔戶部判官工部員外郎李防右正
言直史館張知白等分詣江南東西路理繫囚訪民疾

苦祠境內山川旱故也

己巳令諸州兵在京執役者兩月一賜緡錢

辛未北靣都部署王超等引大軍頓唐河樹營柵以備

寇

辛未十九日也二十三日奏到按後文癸酉條注及
已卯條注引實錄皆稱二十二日癸酉則此辛未應

屬二

十日

先是判太常禮院孫何等言准詔與崇文院檢討詳定
司天所奏明德皇后園陵月日者伏以宗廟之儀饗祀
為大若三年不祭則闕孰甚焉今司天言丙午歲方利

大葬今歲止可於壬地權殯仍勿動土臣等再三詢問復有論列安敢以禮官博士之議拒馮相保章之說況事繫園寢理務便宜今叅詳喪葬之義古有變禮合祔自乎姬旦始墨由乎晉襄書之簡編亦無譏誚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莫若就司天所擇之地依喪記王后之殯居棺以龍輜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蓋盡塗之所合理重如不欲入土則至時焚之如此則是用攢禮而有葬名所冀稍

合經典便可行虞升祔神主薦享宗廟上曰陰陽拘忌
前代不取今但依典禮而行不煩定議宰臣李沆等奏
近年皇屬繼有悲慘又母后上仙聖心過有哀毀陰陽
之說亦有所疑恐須避忌若如禮官所請則於國家之
禮得合便宜宗廟之祠亦無曠闕議既定宗正卿趙安
易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
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
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元宮凶仗輜輶車龍輜之屬

焚於栢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
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遵
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
主未大葬輒埋懸重柩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
廟栢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祖
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
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
安易又請下臺省集百官分析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孫

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准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饗祀若候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關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叅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比附葬禮安易本不知書直謂未升祔間諸廟

既及七月即合依時薦享所以妄逞瞽言以凶仗為凶穢目羣官為顛倒指斥梓宮直名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浼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覩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覩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蓋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柩城未

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元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豈可以禮經所出自為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經典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為太宗嫂氏上仙之時止

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
令住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況
上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
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
君上乃至於斯况安易本乏時材實無公望以訐直自
負所詆者無非善良以清要自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
官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懵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
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

從之癸酉明德皇太后靈駕赴攢宮於安肅門外旌孝鄉之沙臺有司言奉辭禮畢請吉服還內皇帝及諸王六宮縗服經杖並焚之至丙午歲改葬依禮例服總上初覽奏甚難其事宰相固以請乃詔皇族心喪畢三年之制契丹主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士卒偵事中路遇

敵前鋒密等依林木穀弓弩以待之敵下馬以短兵格
關密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
印進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達蘭與契丹主及
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

戰敵勢益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率眾東注陽

城淀

契丹以閏月二十二日至唐河與大軍遇十月六日王超奏始到王繼忠書云二十二日至唐河超

奏二十四日復至而繼忠書無之或繼忠不盡言其事乎實錄於閏月二十四日即書北面奏繼忠致書石普

所稱北面當指王超然超奏後此十餘日乃達恐此非起奏也且敵以二十二日至唐河後兩日朝廷即得繼

忠書似太早疑實錄乃追書此事不必因北面奏耳威
虜至京二十一程順安一十九程北平一十九程定州
一十八程實錄本紀及契丹傳載威虜順安北平之捷
皆重出其實一事耳緣北面都部署與諸路都部署各
奏其奏又不同到故史官誤書也今不取又按魏能傳
云上以能勇幹再任威虜配精甲伺戎人動止戎人百
餘剽居民樹蕃僧為帥能與田敏楊勲合兵設伏擊之
擒其帥戎人逼軍城能與張凝出兵拒之我師小衄能
即引衆入城凝戰走之田敏傳云敏為北平部署賜御
劍聽以便宜從事敵復入寇敏與戰楊村敗之敏謀知
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寨期翌日再攻北平敏夜
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達蘭曰今戰者誰
達蘭曰所謂田廂使契丹主曰彼鋒銳不可當遂引衆
去所稱楊村之戰他傳無異辭能逗撓無功見張凝傳
今就十月乙巳及下二月癸巳分載之順安之捷其部
署益石普也而普傳特不詳實錄於閏月二十二日癸

西載北平之捷亦並稱田敏楊勲不知楊勲時
為何官保州為部署者又不見姓名皆當細考寇準言

邊奏敵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魏能張
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
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
部分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仰
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強
壯入敵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敵動靜上
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

石普閭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為犄角之用又曰
扈從軍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今天雄軍
至貝州屯兵不過三萬人萬一敵騎已營貝州以南即
自定州發三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趣鎮州及令河
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那至邢洺
間鑿輿方可順動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
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
名又曰萬一敵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

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迺遷東下傍城牽制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控扼

王得臣
慶史載

此疏稱閏九月今附見

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叅知政事王欽若以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

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
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
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
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
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
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
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
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記聞載
王欽若

陳克叟之言並云車駕時在澶淵按欽若以閏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以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軒錄載準召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令欽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尤繆妄今依約仁宗實錄準及欽若本傳刪修其實準先已決澶淵之議欽若與克叟潛沮之準因斥言其過雖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欽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云準斥欽若等恐未必然爾張唐英作準傳又有江南人勸幸金陵蜀人勸幸成都之語若謂準私以為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叙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既不能沮準則因請守魏以自効姦邪為身謀或多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攽作丞相公傳亦云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準始請斬建議幸初殿前都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

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即授以官稍

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契丹母老頗有厭兵
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
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
願速達闕下詞甚懇激興等言契丹主與母召至車帳
前面授此書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帥獲報簡即馳以還
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上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先
奉詔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戰自晨達酉營帳未
備資糧未至軍不解甲馬不芻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

飲冒刃爭汲翌日臣整衆而前邀其偏將雖勝負且半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輕敵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况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上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

念自古獯鬻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
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
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
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
又耻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所言
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
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
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議

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
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
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
父母儻諧偃革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
事宜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
使命上未許也

國史契丹傳改北朝字作彼中及削去
王超等輕敵寡謀及上謂宰臣等未知

其二以下等語今依實
錄並著之庶不失事實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駕前東面貝蕢路都部

署潁州防禦使杜彥鈞副之供備庫使綦政敏

政敏未見

為

鈴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
步軍都虞候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鈴
轄上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鈴轄仍令
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敵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
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
瑩若全照欲擊敵即分兵擊之是日令河北近南州
縣民人入處城寨以寇侵逼故也

丁丑令府州自今勿擅發兵入唐龍鎮管內剽掠如蕃漢人亡命在彼須追究者以聞當詔遣還

己卯奇嵐軍使開封賈宗奏敵騎數萬入寇草城川率兵擊敗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有詔嘉獎令轉運及部署司具將士功狀以聞并代鈐轄高繼勲實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宗曰敵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之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敵果敗自相蹂躪

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既而宗自供奉官閤門祇

候遷儀鸞副使繼勲自洛苑使遷弓箭庫使

繼勲遷官在十一月

已未宗遷在十一月丁巳令并書

是月發兵屯昇洪州命有司擇官充鈐轄兼提舉兩路

巡檢

據實錄在癸酉二十二日熈其與北邊事相亂移見月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八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元年冬十月壬午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駐泊部署仍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陝西諸州巡檢捕盜事上既定議北征念關隴重兵多在邊郡自陝以西直抵兩川亦宜過為之防故有

是命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自終南山來朝上言
歸山已久請計月不受俸特給之 詔歷代聖賢陵墓
推毀者官為修葺申嚴樵採之禁 鳳州言監軍李朗
以細故笞本城武定軍小校梁福福聚徒六人夜入朗
解殺朗而遁遣使督巡檢使捕之

癸未以引進使潘州刺史何承矩領英州團練使初議
進秩上謂宰相曰承矩知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擇州
之美名者授之 以環慶路鈐轄供備庫使張煦領賀

州刺史為涇原路鈐轄代秦翰赴闕 令河北河東陝
西緣邊州軍倉場謹火禁備戎諜也 遣使勞北面諸
軍仍宴犒之 羣牧判官王曙言准詔諸州不堪放馬
閑田召牧戶耕種不許有田輸稅戶棄業分房請占又
緣浮客戶多苦貧乏應募者少請依職田例招主客戶
種蒔以沃瘠分為三等輸課其州縣官吏使臣如招得
民依元詔批歷為勞績從之

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奏奉

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禽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詔獎之賜錦袍金帶將士緡錢有差時契丹方圍奇嵐軍聞敗即遁去 知澶州張秉言已調集丁壯修葺州城上以戎寇在境而內地遽有完葺恐搖人心亟命罷之尋徙秉知滑州以引進使英州團練使何承矩知澶州乙酉詔漕運所經州軍長吏兼輦運事從淮南轉運使邵暄之請也

丙戌遣供備軍副使安守忠案行澶州已北頓遞命
澶州兵馬鈐轄內一人兼統緣河兵時緣河州軍益兵
備戎人故也 先是詔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

至是以戎寇東行逼武強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契丹引衆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

仍令奇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背

縱擊以分其勢

諸路深入以分敵勢實錄不及奇嵐軍
今從會要是月二十五日乙巳奇嵐亦

奏捷實錄

蓋漏此

戊子祔明德皇后神主于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如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需贈典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

夏侯氏羊氏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
略稽禮文叅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
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
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
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並配自是
始也 保州奏孫密破敵功狀上曰緣邊強壯軍士等
皆輕視敵人如此但將領得人固不難殄滅也詔以密
為振武軍校賜錦袍銀帶隨行軍士第遷賜之 遣使

於濱棣德博州安集流民 詔青齊等州諭所部民無
令驚擾以邊郡轉徙慮致搖動也 令石隰路都監王
汀率所部兵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即會代州部
署忻州駐泊兵拒之如自岢嵐寧化軍入寇即令麟府
鈐轄韓守英率兵赴之

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
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及兵
馬又令齊賢謂具管內諸州山河道路廣狹形勢畫圖

以聞既而敵騎稍南民大驚趣揚流渡舟人邀利不時
濟謂給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
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以懼敵呼聲聞百餘里敵遂引
去時曹濮多盜曹又闕守詔以屯田員外郎謝濤知
州事屬縣賦稅舊分送睢陽倉助兵食會霖潦百姓苦
於轉輸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
餉軍願留此由廣濟河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
從濤奏

辛卯詔廣南官滿三年仍願在任者聽之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 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上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邊藩以安上由是知其任重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河駐泊者並就賜裝錢

丁酉詔威虜軍魏能保州張凝北平寨田敏等率所部

兵屯定州先是詔能凝敏及邊都巡檢楊延朗分握精騎俟敵至則深入以牽其勢王超嘗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撓其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四人無以自効令不受超節度超既赴行在乃詔敏等移屯

四人據張

凝傳實錄獨不及楊延朗按明年正月詔延朗實為緣邊都巡檢而本傳脫略今附見

上始聞

博囉齊死詔贈武威郡王遣使賻卹其家以斯多特為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緣邊都巡檢使

己亥奪給事中呂祐之半月俸監察御史朱搏贖銅四

十斤太僕卿直秘閣錢惟演右驍衛將軍錢惟濟各贖銅三十斤明德皇后發引前夕百官赴臨祐之班定方至搏臨畢而至惟演等不至為御史所糾劾故也

辛丑賜監察御史王淳子元孺同學究出身淳先通判麟州會敵騎入寇率厲士衆城守有勞故錄其後 詔洺州閉城以來如聞新芻翔貴民甚艱食應避寇入保者宜縱其樵採

壬寅詔川峽四路兵甲賊盜事內益利兩路令西川鈐

轄司提舉夔梓兩路令峽路鈐轄司提舉其遂州都監
但主本州兵甲盜賊事 命入內副都知秦翰乘傳詣
澶州天雄軍等處裁制兵要便宜從事

癸卯以斯多特為朔方軍節度使靈州西面巡檢西涼
府六谷大首領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故悉授
以博囉齊故官凡外臣除官皆舍人院草制斯多特授朔
方猶循舊事自後乃從學士院降麻此據春明錄 詔京西

諸州軍淳化中雇饑民男女役使者悉還其父母

乙巳保莫州奇嵐威虜軍北平寨並言擊敗契丹羣臣稱賀是役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虜獲人畜鎧仗凡數萬計獨魏能逗撓無功

此據凝敏傳附見實錄於十二月辛卯乃書凝

等虜獲數今移入

是日宴於崇德殿不舉樂舊制卿監坐於

東廂不升殿時光祿卿陳省華權知開封府特升於兩省五品之南別設位

先是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以聞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

議和好丙午上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敵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契丹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求結和好使於兵間固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利用諫子趙州人也

利用本傳稱真宗幸瀛州利用奏事行在王繼英薦之按初遣利用車駕未離京師也傳誤以再遣為初

遣耳

丁未羣臣表三上請聽樂不允以雍王元份為東京

留守元份懇讓不許仍為盛選賓佐月增給錢三百萬

他物稱是鹽鐵副使林特戶部副使崔端同判留司

三司特等乞依咸平二年魏羽例不書牒帖上曰魏羽

兼權知開封以故不書牒帖今二人同掌不須循此例

也

戊申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劉師道充隨駕三司使兼

都轉運使

已酉初置龍圖閣待制以都官郎中直祕閣杜鎬右正
言祕閣校理戚綸為之以衛州防禦使李重貴為大
內都部署

初契丹自定州帥衆東駐陽城淀遂緣胡盧河踰關南
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
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
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貝冀巡檢

史普所部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踰十數日多所傷契丹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獲鎧甲兵矢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十一月辛亥朔賜延渥及將士等錦袍金帶緡錢有差又特遷延渥本州團練使通判睦元凱推官李翔錄事叅軍蔡亨兵馬監押王誨及普並進秩普初自貝冀往援瀛州道不通傳言瀛州已陷普亦叛去上召內殿崇班帶御器械王應昌問之對

曰彼輕兵深入聞王師來援其勢固應解去普無故不

應叛既而果然延渥進卿子應昌東明人也

史普睦元
凱李翔蔡

亭王誨未
詳邑里

癸丑石州地震

詔澶州逃亡軍士限兩月首身釋罪

仍舊隸籍

乙卯命戶部判官郝太冲詣邢洺磁相澶滑懷衛河陽

通利軍安撫 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衆猶

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

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 自契丹入寇河朔皆城守右
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
強壯練習之開門樵採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
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游騎逼城嶼擊走之有詔嘉
獎王嶼未見 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

丁巳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
赴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澶魏之間
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

戊午詔官所僦京畿車乘並籍其數每乘賜千錢以雪寒故也

己未遣都官員外郎孔揆安撫河東諸州

庚申上謂輔臣曰聞寇沿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而去彼皆有備故也獨通利軍素無城壁兵甲若寇漸南王超等大軍未至邢洺即可憂也宜分兵益為之備 開封府落解士人百餘擊登聞鼓自陳素習武藝願備軍前役使上御便殿召試之能挽弓者才三人

各賜緡錢令赴天雄指使

辛酉令隨駕兵自來日以次發赴澶州

壬戌詔北面諸路如有材勇之士能入賊壘焚營斬級者以名聞當加殊賞 詔緣邊州軍如有契丹渤海人來投即給廩食遣人守護俟敵退以聞慮其姦詐諸處莫能辨故也 先是周瑩召洺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天雄道與敵遇力戰有死傷者瑩謂其玩寇將悉誅之會使者自北來言其事詔並賜帛及酒藥諭瑩勿治其罪

甲子上校獵近郊至丁岡村見民舍有牆垣頽壞室廬卑陋者因幸之乃稅戶喬謙也召其家人賜萬錢衣三十事免三年庸調

乙丑詔留守官司如中駕離京後有無賴不逞騷動人民情理難忍者並斬訖以聞 領諸路所偵戎寇事宜以示諸將 詔京畿諸縣調發軍馬京東西諸州運窮糧民戶今年秋稅展一月限 詔應擊登聞鼓邀車駕河北舉人及諸色人乞扈從先登効用者令軍頭司第

其材勇引見訖送諸處指使

丙寅遣都官員外郎王礪秘書丞許洞殿中丞皇甫選
大理寺丞李渭詣澶州安集河北流民

丁卯詔今日以前逃亡軍士並許首身釋罪仍隸軍籍
在外者加賜裝錢

戊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為駕前東
面排陣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閣門使孫全
照為都鈐轄南作坊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使同平

章事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
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
旻為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
與敵戰身被數創殺一梟將遲明復戰而繼忠為契丹
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北伐并上
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於是車駕
將親征旻方戍并代復奏邊事十餘多論兵貴持重及
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上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

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扼橋而未得人如之
何是請行上喜故命為東西鈐轄先令至澶州候敵遠
近是即馳騎往秦翰既受命亟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
戎馬功畢寇果暴至翰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云

己巳發永興駐泊龍衛雲騎八指揮赴行在

庚午詔緣河京東西路諸州軍秋稅並加限兩月

實錄又於

十二月壬午再書此
恐重複今止存其一

是日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

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

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留之契丹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此奏是夕奏入上因賜繼忠手詔言已遣利用又以手詔促利用往并付繼忠使告契丹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繼忠尋亦聞利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至緩誤辛未車駕至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

壬申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
未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戎馬之度 天雄軍聞

寇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
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利便處所不
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
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
謀畫所決南北相拒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
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

照素教蓄無地分努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

隨所指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敵

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久舍東門

趣故城

故城未詳處所當考

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

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擊伏起

斷其後天雄軍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

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

門力戰殺傷其伏兵略盡天雄兵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敵遂陷德清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銳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者婦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

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効死敵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

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寇當自退矣上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謹修先赴澶州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候車駕

記聞云王欽若陳克叟密奏金陵之謀按欽若已在天雄必無此奏克叟本議幸蜀上既北出克叟固亦

不復中言且改圖也此當是羣臣怯懦者別請南幸偶與欽若前謀合因誤以為欽若等密奏耳寇準先破二

策於朝云不可遠之楚蜀今此但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它書載準語多差謬蓋不知準先議於朝後議於韋城凡兩對輒并言上幸澶淵時故率不可據今略取記聞所載稍刪潤之

上前賜王

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使散直張皓特詣行闕道出敵寨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契丹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

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彼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率衆兵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親勵全師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寇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皓澶州人也

沈括筆談云國史載講和事本末不詳因著張皓往來及以寇謀告繼隆等實錄蓋有之見景德二

年正月甲戌所稱天雄圍合不知曹利用所在暮遣皓及召見皓子則恐非也皓乃石普貝州所遣者既為寇

得始見上上因使至天雄督利用皆往其子當在貝州
或在它所安得隨皓在衛南乎括又云和議定始改元
景德此則因王曾筆錄之誤改元既誤它所稱咸平六
年夏四月石普先得繼忠書抑亦未可信也今並不取
括又為皓子牧志墓載皓事尤詳且云考諸國史而信
蓋飾說也雖如括所載皓實上所親遣則是時上已即
師契丹深入澶魏矣皓但當至冠所屯處乃曰臣不操
質歸死不復入白溝益知所載皆失實蓋括乃皓孫女
婿直取其妻父說又增飾之且以夸世耳不可據也

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衆

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
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
順國王達蘭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

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
墮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與曳至寨是夜達蘭死敵大挫
衄退却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瓌壽光人也

建蘭

死時上猶未至澶州劉攽所作
冠準傳及他書皆誤今不取

乙亥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
給諸軍介冑及賜緡錢有差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
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舍為行

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
懼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
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
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
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
君何不賦一詩詠退敵騎耶即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
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搥築輦夫背曰何不亟
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

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

二十六日已渡河幸北城當遂駐蹕二十八日乃始移御北城

行宮不知何也豈二十六日却還宿城南乎當考

曹利用自天雄赴契丹寨

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德讓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輓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

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

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授書函於閣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閣承翰受而啟封宰相讀訖命杞外殿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唯將奈何輔臣等請荅其書言關南故地久屬朝廷不

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
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
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
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
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
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答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
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同往韓杞受襲衣之賜及辭復
左袵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

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即改服而入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鄉使曉契丹語人密伺韓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命

戶部判官員外郎李含章澶州至京提點供頓

案含章下疑有

脫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文

鄆齊等州安撫使丁謂言擒獲契

丹諜者馬珠勒格即斬之鞠問其人稱徒侶甚衆今各具

形貌年齒請下諸路分捕從之 是日日有食之 德

博州並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

晉公言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

在河南陣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移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此事見潘汝士晉公談錄按是日敵使韓杞已入對行營矣談錄妄也今不取

辛巳遣殿中侍御史劉益殿中丞皇甫選詣濮青淄齊

澠等州安撫河北流民

劉益須城人

詔左神武軍大將軍

王榮寄班供奉官鄭懷德領龍衛兵馬與滄州部署荆

嗣會於淄青防寇之南渡也 詔永興軍兵除先追赴

河陽及量留本州外並令部署許均領赴行在

壬午幸城南臨河亭賜鑿凌軍士綿襦及緡錢有差

詔京東西緣河州軍秋稅於常限外延兩月 龍衛左

第四軍都虞候李珂而下六人遞遷軍職賜錦袍銀帶

賞北寨戰克之勞也 何承矩言臨河觀城縣民石興

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達蘭中矢死其夕候騎自澶

州繼至寇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騎往來傳

報及擊鼓驩譟悉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視之者因得脫上曰達蘭乃裕悅之儔也裕悅舊樂野戰頗難制達蘭知勇不在其下而多務城守此所以不及也今歲入寇皆其首謀或聞犯邊以來累戰不利因號令部下凡獲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殺之彼既失其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滑州言契丹引衆攻通利軍知軍王固棄城宵遁契丹掠城中民衆而東詔劾固罪以聞固至河陽為趙

昌言所縛送闕下付御史獄治會赦責監賀州銀錫場

王固
未見

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
有差遣給事中呂祐之齎敕榜諭兩京以將班師

曹利用與韓杞至契丹寨契丹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
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與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
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
遽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

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契丹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國主書俱

還并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
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
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
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
之自是不敢復談東之又屢稱王繼忠之材安仁曰繼
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也安仁敏於酬對皆
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
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

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
觀大河宴從官召東之與焉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
藏庫使樊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
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
奏云先是上謂輔臣韓杞與東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
起居而不述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朕詢
於利用其言亦同仍云聞聽之間蓋因其主不慧如是
則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母可令潛以此意訪于東之

既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致書以南朝未有緘題
故寢而不議若南朝許發簡翰頗合便宜遂并致兩書
又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者東之又言
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
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 詔昨所調京畿民車乘輦
運芻粟並令輸於澶州而罷遣之其還京車乘有司別
為規畫 分遣知制誥陳堯咨侍御史知雜事李濬都
官員外郎王礪祕書丞許洞撫諭懷孟澤潞滑鄭等州

放強壯歸農

潘信都人也

詔荆嗣仍屯鄆州都提舉鄆青

淄濰齊曹單濟沂兗密亳宋徐州廣濟淮陽軍巡檢司

事

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四人分詣河北諸州安集流
民瘞暴骸羣盜未禽獲者督捕之以殿直閤門祇候

曹利用為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契丹也
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利用
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

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米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宮帷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

記聞稱敵兵既退來求和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利

用先與約歲賂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秦上許百萬以下按寇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蓋不及歲賂再還即許三十萬亦不因還秦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又云達蘭死寇始求和此皆誤今約本史刪修事語則仍取此二書又不知
劉仁範何人當考詳

遣內侍三班副都知閻承翰

往德清軍規度修城

戊子上作回鑾詩命近臣和 幸北寨勞軍召排陣使

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咸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再拜言曰契丹無名犯塞此蓋將帥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寇

之人也羣議皆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盡出禁衛騎卒
陳於北郊授以成算則前日敵衆侵突必不能戮彼渠
魁遏其壯勢又戎寇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奇
功陛下復念其請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
令邀擊開其歸路臣等無以展尺寸之効上曰北陲自
古為患儻思平憤恚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
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
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稟宸略至於戎人侵突

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勲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是役也定國節度使駙馬都尉魏咸信獨無所職因避席自陳材謀不得任用上一笑慰撫之相與盡懽而罷北面諸州軍奏偵得契丹北去未即出塞頗縱游騎騷擾鄉閭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詔高陽關副部署曹瑯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寧州防禦使

張凝為緣邊巡檢安撫使洛苑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副之選天雄騎兵二萬為燦後繼以躡戎寇敢劫掠則所在合勢翦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為民庶尚有驚擾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忠手詔令告契丹悉訪所掠老幼命澶州馬鋪小校華斌乘驛齎赴敵寨

己丑免澶州將校每日起居欲移軍河內就便董率故也賜河東廣銳兵三十指揮緡錢遣還本營

庚寅詔河北經寇乏耕牛商人販鬻者免其稅李繼

隆奏龍衛指揮使劉普領兵奪戎人車牛生口凡萬餘計

辛卯命給事中呂祐之赴東京閱視迎駕儀仗 詔河東轉運使鄭文寶所領蕃漢兵就命使臣部還本道

王超等言率大軍赴天雄虎翼卒三人輒入村落伐桑棗為薪已按軍法 詔王超等分三路兵營在河南者步騎萬人赴澶州命李繼隆石保吉領之天雄軍始聞超以大軍至頗疑懼孫全照欲閉城拒之王欽若不可

曰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於城外
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既罷其
所統諸軍悉已分散諸道盡矣親軍皆不知焉

記聞此事恐未

必然今且
附見當考

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

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
張云

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戎寇蹂踐者給復二
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遣使臣五人赴曹璨張凝等

屯所日一人乘傳入奏 命翰林學士邢昺祭河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是日來
朝議者多言歲賂契丹三十萬為過厚士安曰不如此
則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東京有劫盜繫

右軍巡獄疑狀未具繼獲餘黨既至見其徒械繫因共
擊獄卒以謀奔竄獄吏不能禁馳白留守雍王元份遽
遣搜捕送府主吏恐其復亡亟折其足元份始聞獄辭
怖甚又不忍其酷法遂驚悸暴得疾詔叅知政事王旦

權東京留守事即日乘傳先還時兩河之民頗有陷敵者旦上言國家攬四海之富不急之費動至億萬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陳貫亦有此議具明年

以供備庫使帶御器械綦政敏為威虜軍鈐轄先是寇逼軍城部署魏能與保州張凝等出兵拒鬪小失利能即引衆先還凝等力戰却之衆皆憤悱譙讓能凝獨默然或問之凝曰能羸材險愎既不為諸君所容吾復切責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聞而嘉凝及分道抵幽易

能又畏懦不敢深入且不戰所部多俘奪人畜既而俱屯定州凝獨受詔躡寇能自媿無功言詞怨懟有涉謗訕朝議以能剛猾少檢不可專任故命政敏同掌其軍政 河陽修築城池詔罷之慮擾民也

甲午車駕發澶州大寒賜道旁貧民襦袴 張凝等奏率兵至貝冀戎人候騎各團結北去不敢侵掠偵得戎首與其母已過定遠軍

乙未巡寨使臣上言戎人寇相州通判太常丞楊自牧

率州兵丁北逐走之境內以安詔以自牧知州事命

天雄軍諸路駐泊鈐轄都監等率兵赴磁相洺州招誘

羣盜安集流民

揚自牧未見

華斌自敵寨還王繼忠具奏

北朝已嚴禁樵采仍乞詔張凝等無使傷殺北朝人騎

上謂輔臣曰昨儻徇羣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朗所部

屯布緣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彼

必顛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且多雖有成功未能盡

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求結歡

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衆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逐但欲絕其侵擾耳左右皆稱萬歲延朗嘗言敵頓澶淵去境北千里許人馬罷乏雖衆易敗凡所剽掠悉在馬上願飭諸軍扼要路掩殺其兵殲則幽易數州可襲取也奏入不報延朗獨帥所部兵抵契丹界破古城俘馘甚衆此據

延朗傳按明年正月詔延朗實再任緣邊都巡檢而本傳脫略今附見

李繼昌至敵帳羣情大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

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丁酉車駕頓陳橋振謁見
行在所賜宴令辭歸遣曹利用送之境上繼昌言契丹
頗遵用漢儀然多雜其國之法上之人雖欲變改而俗
不可易也 張凝等言契丹已出塞凝等各歸屯所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上初以懿德皇太后忌欲徹鹵簿
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待制杜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
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
辭王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也上復詔輔臣共議皆固

以請乃從之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
謳歌諧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
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
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
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
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也準處分軍士或
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
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致書
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是與之亢
立失孰甚焉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上嘉納之然事已

行不果改

按兩朝誓書冊內有景德元年誓書本不知真宗實錄何故不載今附于此維景德元年

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剏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

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陞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
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
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維統和二
十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
帝謹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戰兵復論通好兼
承惠顧時示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
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
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
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
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
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剗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
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
封陞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
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孤雖不才
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
殛專具詔述不宣謹白景祐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

上石又按仁宗實錄慶歷二年九月乙丑載契丹誓書其所稱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誓書與此並同但有一二字不同耳此誓書俱不稱南北朝不知王曾何故云事已行不果改當考

壬寅詣啟聖院謁太宗神御

癸卯命知制誥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定正辭錄因令自今祝板當進署者並祕閣吏書寫上觀先代帝王祝文有言商王湯者以問宗諤等上言經典之內堯舜禹湯或以名或以謚今正辭錄堯舜並稱陶唐有虞氏若從改避足表致虔其禹湯望止曰夏王商王中

宗太戊高宗武丁並止稱廟號奏可 邠州部署言李

繼遷子阿伊克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遣內

殿宗班楊保用等四人分詣河東西路撫問官吏將卒

察訪功狀

實錄誤稱河北河東
陝西路今從本紀

保用宮邸攀附者不詳

其邑里

見王繼
忠傳

詔諭陝西川陝官吏軍民以契丹修

好畢賀還京也

甲辰上謂輔臣曰昨戎人寇德清軍虎翼都虞候胡福

帥兵力戰金瘡徧體猶奮劍轉關矢無虛發麾下死盡

獨挺刃殺數十人副指揮使尚祚能運大撾所斬首拉
脅者亦百餘人衆寡不敵皆以戰沒忠勇之節實可嘉
尚朕遣使訪其遺骸唯得福尸已命厚葬之宜獎其嗣
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曰安肅破虜曰信安平戎曰
保定寧邊曰永安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保德平虜城曰
肅寧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知軍府事召
王欽若歸闕

丁未廢石隰州部署置石隰緣邊都巡檢使仍命汝州防禦使高文岷領之西上閤門使張守恩為都監領駐泊兵俟河水合即往來巡察

戊申上覽河北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軍傷殘尤甚慘然形於顏色乃下詔罪已與民休息畢士安等上表待罪優詔答之翰林學士梁周翰答詔不稱旨命趙安仁改撰既而謂安仁曰勿令周翰知恐其愧恨也徙河東轉運使鄭文寶為京西轉運使賜手詔嘉獎之以

戎寇之際能安輯所部故也 詔殿前侍衛司自今孔

目官已下有闕不得擅自轉補及改名並奏聽朝旨先

是殿前等司吏人無定制只本司增移補署至是上令

指揮使高瓊等重定員數以聞故有是詔

會要在元年十一月今移

未入歲

金少卿

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九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大赦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潘慎修寢疾託故人陳彭年草遺奏不為諸子求官但以主恩未報為恨及卒上甚憫之錄其二子賻贈加等命有司給舟護其喪歸葬汝州

壬子詔河北諸州強壯除瀛州城守得功人第其等級以聞餘並遣歸農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

癸丑以河北諸州禁軍分隸鎮定高陽都部署合鎮定兩路為一天雄軍滄邢貝州留步卒六指揮自餘營在河陽及京城者並放還行營之號悉罷

甲寅工部侍郎叅知政事王欽若自天雄軍來朝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議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沉滯

上曰此等不自省循苟求僥倖借如因緣際會儻加陞
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帝時有一散從官李繼榮在
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常隨流輩預
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繼榮也止遣隊長歲餘漸擢為
小校國家爵位豈容妄授也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武幹善鎮靜者乙卯命西上閤門
使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刑部侍郎趙昌言知
大名府給事中馮起知澶州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知貝

州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知保州滁州刺史張禹珪知石
州崇儀使張利涉知滄州供備庫使趙繼昇知邢州西
上閤門副使李允則知雄州供備庫副使趙彬知霸州
上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如此裁給當否卿等共
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
之知節先在鎮州方敵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
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
敢犯者每中使齎詔諭邊郡知節慮為敵所掠因留之

募捷足間道而行以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洺等六州軍
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敵也因
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剽劫皆無
及車駕幸澶淵大將王超擁兵數十萬屯定州逗遛不
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為動復移書誚讓超出兵猶辭以
中渡無橋徒涉為患知節先以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
聞之手詔獎美 殿前都虞候康州防禦使曹瑗為鎮
定兩路副都部署治鎮州鈐轄四員分二員赴定州如

定州有軍事會議令璨暫赴之其緣邊巡檢楊延朗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檢往來巡警如有羣盜會兵剪戮即率麾下往赴荆嗣亦如之

璨本傳云燕知定州按馬知節實知定州恐傳誤

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命監察

御史朱搏赴德清軍收瘞戰沒遺骸并致祭令河北

轉運使賑饑民口一斛戶五斛知益州張詠言羈縻

保霸二州刺史董忠義等皆世襲望賜時服上曰蠻陬首領假以名秩若援內地牧守之制當賜錦袍又恐夷

人無厭請求不已乃詔依維茂知州例歲賜紫衣錦袍
保霸二州密邇維茂蓋西夷也國史附此事於西南蕃傳且云西南蕃乃牂柯郡故地按居牂柯故地者實為南夷其族帳首領皆姓龍與諸董絕不相關國史誤矣諸董可號西蕃若牂柯故地族帳則不可號南蕃也

咸平中江淮制置茶鹽使秦義獻議歲增權酤十八萬緡頗為煩刻於是戶部判官李防出使言江南歲儉所增權酤新額已權停之仍請權停淮浙荆湖路詔從其請因詔義無得擅增權課自後制置司不復兼領酒權矣義江寧人傳序從孫也

丙辰詔諭緣邊諸州軍各遵守契丹誓約不得輒與境外往還規求財利 詔定保雄莫霸州順安平戎信安軍長吏並兼制置屯田事舊兼使者仍舊先是雄州長吏獨兼領使名其諸州即別命官掌之上慮通好之後或漸成弛慢故申敕焉

丁巳詔河北走馬承受公事止存六餘悉罷之 定州部署言昨遣散員指揮使趙信帥所部襲寇至水谷寨誤掠民牛畜鞠得實事在赦前上曰信等皆土人乃素

有仇怨而剽劫耳雖已經赦宜部送闕下配隸他所

召輔臣觀瀛州所獲戎人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好鋒鏑
鈎利梯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懸板才數寸集矢二百
餘因遣宮苑使劉承珪西上閤門副使李允則往瀛州
校立功將校等級以聞既而復命睦元凱為屯田員外
郎史普為尚食副使方城守際元凱矢中面普勇敢不
避敵故也其後李繼宣浚高陽壕得遺矢凡四十萬敵
攻城不遺餘力蓋如此尋又以河間縣令睦昭矩為右

贊善大夫司理叅軍李義方為大理寺丞自餘幕職令

錄悉授京官判司簿尉第遷幕職令錄同出身人免選

超注家便官皆賞守城之勞也

賞睦昭矩等在四月丙子今并書之

除

河北諸州姦人因巡幸輒謀搖動所在斬決之條令

斬黃州賑饑民

免潁川學究段廣將來秋解廣以戶

籍當運菽百二十石輸澶州復就獻五百石助軍故獎

之

戊午贈張旦為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子利涉為崇

儀副使虎翼都虞候胡福為涪州團練使指揮使尚祚
為濱州刺史張睿為濱州刺史劉福為臨州刺史都頭
輔能等十四人並為諸衛率府副率錄旦子四人為東
頭供奉官福等子十五人次補諸班副都知殿直奉職
殿侍仍各賜衣服銀帶以白金百兩給其家初邯鄲令
李正辭赴任值道梗留德清同拒敵侍禁夏承皓部兵
至大名界遇敵皆戰沒贈正辭工部員外郎承皓崇儀
使又贈受事河朔而沒者殿直劉超為供備庫使入內

高班內品李知順為六宅副使奉職胡度等三人為內
殿崇班仍各錄其子及賻卹其家時上封者言旦等死
義朝廷宜優加恩典以勸忠臣乃命有司錄贈官制書
及錄用諸子事布告天下 右正言直史館張知白言
江南諸州惟袁州有盜二人未獲餘郡皆獄空

庚申竒嵐軍請修舊方田火山軍請築月隄上以違契
丹誓約不許 令有司籍三班使臣自契丹南侵嘗使
軍前者賞之

辛酉峽路都監侯延賞等言施黔溪洞掠去漢口七百餘戶歸業悉以兵器銅印假署符牒送官

癸亥命翰林學士趙安仁等五人權同知貢舉 河陽請調丁匠修濟瀆廟上慮擾民令發卒二百給其役

甲子詔緣邊諸州契丹來獻雉兔求酒食者遣吏齎置境外給之

丙寅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武寧節度使石保吉馬軍都指揮葛霸步軍都虞候王隱以澶州之功並加封

邑繼隆特加開府儀同三司 詔淮南諸州以上供軍

儲賑饑民

丁卯謁明德皇后攢宮素服行哭賜守奉人緡帛遣內

殿崇班楊保用往河北諸州取所頒御劔

保用已見去年十二月

馬步軍都虞候天平節度使王超為三路總帥無功引兵

赴行在又違詔失期上章待罪上憫其勞舊弗責戊辰

以超為崇信節度使罷軍職便道之任始超之敗也人

心震搖行營都監李允則勸超衰經向師而哭以解衆

愈復促超整師以進上知之賜允則詔書褒勵焉

此據李允

則本傳然王超本傳及他書並不言超嘗敗績也但逗撓不進耳豈史官亦有所諱耶今姑從允則本傳附載更須考求之司馬光記王欽若迎勞超於郊外等語蓋當時頗有疑超背叛者然其蹤跡都不可知假如允則本傳兵果敗人心震搖可也衆又何愈而以衰絰哭解之乎

罷晉絳等七州博羅

芻粟省河東部署鈐轄司使臣百餘人又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已已叅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中謝又賜襲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上以欽若守藩有勞特

寵異之自是遂為故事

此據春明錄

孫全照張旻秦翰並

以戰守功加檢校官及封邑餘悉推恩有差 河北諸

州官吏使臣曾率兵出城逐寇者第賜階勲一轉 令

河北部署司各留指揮使使臣天文醫官共十員餘悉

遣還仍令計所在軍儲分兵屯戍勿復調民飛輓 詔

五嶽廟增造什物無得科借擾民

庚午令緣邊諸州軍得北界書牒即詳其意報之以其

書牒來上 令河東發并代廣銳騎軍三十指揮歸本

道代自京所遣禁卒萬七千餘

契丹新城都監遣吏齎牒請令商賈就新城貿易雄州以聞辛未詔雄州如北商齎物至境上者且與互市仍諭北界官司自今宜先移牒俟奏報

癸酉贈國子博士武白為光祿少卿白受命知相州道遇寇死焉仍錄其子給俸終喪

武白未詳

徙鳳州駐泊兵

馬屯鳳翔

甲戌以高品周文質為殿頭高品澶州之役文質主北

寨之西偏會張皓自契丹還言彼謀以遲明來襲文質
即馳告李繼隆秦翰等為備頃之敵暴至文質出兵扞
禦其部下以連弩射殺達蘭敵遂遁去及是上召見便
殿親加獎勞優賜遷秩焉

周文質
未詳

詔緣邊諸州所市

戰馬舊自三歲至十七歲者官悉取之自今止市四歲
至十三歲者餘勿禁 命常參官二人分往荆湖北路
淮南諸州出官粟作糜粥以食饑民仍令擇幕職使臣
之勤幹者司其事長吏常按視之每十日具所賦糜粥

之數以聞自是全活者甚衆 詔河南府及徐州等處
民轉送軍儲往滑州者蠲其秋稅十之二 令河北轉
運使察部內幕職州縣官不任職者以聞仍令流內銓自
今精加選擇引對取裁

戊寅詔河北州官吏設法招集驚擾人民各具數以聞
仍書歷為課 令河北河東緣邊州軍自今北界齎牒
送生口者給以茶綠部送出境答其牒咸定式以頒之
上以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淮楚間民

用踏犁凡四五人力可以比牛一具詔取式付轉運司
令詢於民間如可用則造給之河北轉運副使盧瑛
言天雄軍見管米麴計一萬九千五百餘斤澶州計四
萬二千二百餘斤詔以給兩處饑民

趙州吏民詣轉運使言昨者敵騎入寇知州虞部員外
郎王用和完守城壘安輯民庶鄰邦襁負相續而至儲
積有備糗糧無乏二月庚辰轉運司以聞詔獎用和

先是益邱嘉眉等州

本志無眉
州有雅州

歲鑄錢五十餘萬貫自

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姦弊百出獄訟滋多乃詔知益州張詠與轉運使黃觀同議於嘉邛二州鑄景德大鐵錢如福州之制每貫用鐵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兩成每錢直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京西轉運使言襄許陳蔡等州民饑請減價糶倉粟賑救從之

辛巳令雄霸州安肅軍復置推場仍移牒北界使勿於他所貿易上聞軍士屯戍於外妻孥受所給月糧或

致虧少微弱不能上訴詔開封府察其姦弊辰州言
諸洞蠻攻下溪州為其刺史彭儒猛擊走之禽酋首以
獻詔賜儒猛錦袍銀帶儒猛自陳母老願被恩典詔特
加邑封河東轉運使鄭文寶言知并州王嗣宗知潞
州韓國華等綏輯有方供億無乏並詔褒諭

癸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卒贈中書令
謚忠武繼隆出於貴冑感槩自立嘗失幼子上令翰林
草詔慰撫詔語有云當極卜商之慟上曰此子夏失明

事繼隆知書覽之非便遂命改焉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總戎政上以元舅之故不欲煩之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繼隆亦多智能用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宮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始繼隆病癰醫言不可治上謂近臣曰繼隆往歲西征枉道誤期致陝西之民殍死甚衆加之倉卒頗多殺戮其間豈無冤枉乎此可為戒也於是擇

兩街名僧二十一人就所居作佛事四十九日而罷

甲申高品王懷信部送通利軍強盜三人赴闕請行磔

市之戮其犯乃在赦前上曰赦令所以示信於天下也

況此等未嘗殺人悉宥之以隸軍籍 詔通利德清軍

等處行營軍士為契丹所擄者賜其父母緡錢有妻子

者以聘財給之 江浙荆湖旱遣使乘傳祠其境內山

川 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以為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

不乏使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必多文帝從之令民入粟備邊六百石爵上造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事存典故利及公家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元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獻糧粟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令河北定州廣信安肅軍北平寨入穀千石授本州助教文學二千石賜出身三千石授簿尉借職四千石授奉職五千石授寺監主簿六千石授校書正字七千石授太

祝奉禮郎八千石授大理評事殿直九千石授諸寺監丞侍禁萬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真定府洺邢趙貝冀博瀛莫雄霸等州乾寧順安信安永定永靜等軍千石以上加二百石授助教文學二千石以上復遞加二百石至萬二千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大名府懷磁衛相澶等州通利軍千石以上加五百石授助教文學二千石以上復遞加五百石至萬五千石授大理寺丞供奉官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

損乃請陝西諸州亦如此制既而有司復定環渭涇原
慶州鎮戎保安軍同定州等處涇寧鳳儀邠郿秦隴鳳
州同洺州等處鳳翔河中府陝同華解乾耀丹坊號成
階州同懷州等處悉從之

會要載此事
於是年正月

乙酉以淮南轉運使工部員外郎邵暄為交州安撫國
信使從黎桓所乞也

丙戌西涼府六谷首領斯多特遣其甥格希錫來貢并上
與趙德明戰鬪功狀又言蕃帳周薩納濟有智勇久叅

謀議請授以六谷都巡檢使詔從其請仍賜茶綵又追錄博羅齊忠蓋以其子布濟克為歸德將軍厚賜器幣

吉七族首領有捍寇之勞並月給千錢

自周薩納濟以下皆并書之

保州虎翼都虞候趙誨子超早歲陷寇於是亡歸其父疑超詐部送闕下上曰安有子歸父而致疑耶詔補殿侍給資糧遣還州

丁亥發禁兵屯昇洪州荊南府各兩指揮蘄黃唐州各一指揮

戊子瀛代州部送奚契丹降人赴闕詔以來降在誓約前者隸軍籍如舊制在後者付部署司還之遣使詣澶州以陳粟四萬石分賑饑民

辛卯太常博士直史館何亮自嶺表使還言廬州判官單禹錫惠州推官朱嚴潔廉幹事請授京官分莅小郡詔以禹錫為著作佐郎知南雄州嚴為大理寺丞知白州亮又言桂州荔浦縣猶有偽廣日配米百六十斛詔

除之

單禹錫朱嚴俱未見

懿州刺史田漢希卒癸巳命其子漢能襲為刺史

甲午詔緣邊得契丹馬牛者移牒還之沒蕃漢口歸業者均給資糧縱其所乘馬勿留違者論其罪 上聞邊民乏農器詔弛鐵禁

戊戌詔澶州秦翰所領兵留步軍三指揮餘令翰將還京師

庚子環州言戎人入寇熟戶旺家族擊走之俘其軍主斬獲甚衆

有司言每歲諸道市紬絹百餘萬匹上供辛丑詔減三之一

癸卯命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右侍禁閣門祇候康宗元副之行李僕從什器並從官給時議草國書令樞密學士院求兩朝遺草於內省悉得之凡所與之物皆約舊制而加增損國母書外別致書國主問候而已自是至國母卒其禮皆然僅等入契丹境其刺史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

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焚香相迎門置水漿盂杓於路側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具蕃漢食味漢食貯以金器蕃食貯以木器所至無得鬻食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國主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優僅等辭還臚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焉禮或過當僅必抑而罷之其他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後奉使者率循其制時

稱得體

康宗元未見

先是寇所至潛寘毒於瓶罌投之井

中遺害居民永靜軍得之以獻令布告河朔使知其事

雄州言契丹新城都監令拒馬河南百姓以麋鹿來

獻不欲却之報以醪酒上曰疆吏自相問遺固亦無嫌

厚其酬答可也

甲辰徙瀛州團練使李延渥知邢州西上閣門副使知

雄州李允則知瀛州引進使華州團練使何承矩知雄

州

承矩知雄州實錄在癸卯李允則徙瀛州實錄不書今并附此

允則言朝廷不欲困

軍民故屈已議和雖國費甚多較之用兵其利固不侔也但擇邊將謹守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上曰茲朕意也邊將皆如是朕豈復有北顧之憂乎據允

則本傳此言在徙瀛州後今附見

乙巳步軍副都指揮使河西節度使桑贊罷軍職判潁州贊副王超總戎禦敵逗撓無功故也上不欲暴其過止以足疾罷之

太子太師呂蒙正請歸西京養疾詔許之丁未召見聽

肩輿至殿門外命二子光祿寺丞從簡校書郎知簡掖
以升殿勞問累刻因言北戎請和從古以為上策今先
啟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願以百姓為念上甚嘉
賞之其二子皆遷官 詔緣邊諸州軍如禽獲北界姦
人可詰其事狀部送闕下當釋其罪廢置內地先是上
曰朝廷雖與彼通好減去邊備彼之動靜亦不可不知
間諜偵候宜循舊制又慮為其所獲歸曲於我朕熟思
之彼固遣人南來伺察自今禽獲當赦勿誅但羈留之

待彼有詞則以此報答可也

是月有司上常選人判詞有前饒陽簿張上達所試荒繆上謂宰相曰似此者何以治民乃詔有司申明太平興國中四等判格令幕職官判上者超一資判中應循資者具歷任及所試引對凡引選人對日方以歷任功過之狀奏裁至是詔有司令先一日進內上親閱而升黜之無不詳允其後審官三班院亦如之

此據本志實錄但於九月甲子書令吏部

流內銓依審官院例前一日具選人歷任進內次日引對然不著審官例始何日又於三年丁未始書詔流內

銓自今幕職官赴調判上者超一資判中當循資者
其歷任功過并試判引對皆與本志不同今從本志

三月己酉朔詔河北諸州牧馬涼棚材木官自計度不
足以公錢市之勿得擾民

屯田員外郎潘華佑之子也先以疾致仕於是有廖上
書闕下求復朝列上憫佑之忠鯁庚戌詔復授華故官
辛亥寧州團練使張凝為本州團練使充殿前都虞候
單州刺史田敏為本州團練使康州刺史白守素為合
州團練使皆賞勞也 文州請許緣邊諸寨守把人丁

置木弓箭以備戎寇從之

甲寅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第為五等第一第二第三賜及第第四第五等同出身又得特奏名五舉以上一百一十一人第為三等並賜同進士三傳學究出身翌日試諸科得九經以下五百七十人第為三等並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又得特奏名諸科三禮以下七十五人第為三等賜同學究出身授試御官

此據會要與實錄數略不同按七月戚綸奏是年諸

道進士僅三千人諸科萬餘人上謂宰相曰昨親閱考官所定試卷意

其入末等者過多即別令詳考往往合格比緣臨試多士糊名校覆務於精當而考官不論朕意過抑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為父所棄歸舅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葷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為將作監丞諮及夏侯麟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進士第一等為試校書郎知令錄餘為判司簿尉迪濮州

人諮新喻人也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叅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初安陽人陳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傳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今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

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
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罰
明而士卒厲矣上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瓊等
已即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
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
三百里其地沮澤境塙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
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
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敵

不敢視闕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為方略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効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隸本軍又籍民丁為府兵使北兵扞敵西兵扞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形且皆樂戰鬪無矯心契丹請盟復上言寇數犯塞驅掠良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贖之彼嗜利

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
殿廷得同出身上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
二等賜及第虞部員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科
名上以矩自燕薊歸化効官清白而自強學業特賜進
士及第仍附新榜

至道二年五月
王矩通判宋州

都官員外郎孔揆

言貝州自節度孟元喆令民輸稅物先出算規其餘羨
以備留使之用相襲不改詔亟除之

戊午鄭州防禦使魏能責授右羽林將軍契丹之出境

也北面將帥各以師還萃于大名能時與王能曹璨同抵城下鈴轄孫全照遣璨師由北門分道整隊伍先入而能師繼之能怒全照之後已即疾驅爭先全照坐城樓引弓射之能嘆喑不堪其裁量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見判府事王欽若且誣全照射傷押隊閭門祇候楊凝詞頗紛競全照密疏論能退縮逗遛及歸師不整之狀上初聞能失期不進頗怒之會全照奏至遂質於張凝白守素等得其實故責焉三班奉職李晏先給使廣

信軍數與敵戰有功身被重創而死詔贈晏內殿崇班

仍優卹其家

去年七月可考

禮部貢院以新及第進士車馬

服從踰制請申約束第一人聽一節呵導餘皆雙控馬
首遇常叅官並歛馬側立從之

庚申禁邊民入敵界掠奪貨畜犯者捕繫罪至死者論
如法流以下部送赴闕

辛酉詔諸王公主近臣無得以下第親族賓客求賜科
名時畢士安寇準各以所親為請上不得已而從之因

有是詔

丙寅以殿直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為侍禁雄州北關城巡檢賜白金三百兩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彼處豪傑得其動靜即具白州將因授官任於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邊事且言今之修和北戎先啟誠意國家動守恩信理必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齊妃與其姊不叶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母其下悉無所及望自今推場貿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

必倍欣慰又歷陳其風俗山川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
時事歷歷有據上詰其所欲但云衰朽不堪使用有家
屬寓居青州願便道得往省之上許焉且以契丹通好
不可復置機宜司故命為巡檢上慮河北諸州緣兵
罷遂弛備詔敵樓戰棚有隳壞者即葺之詔緣邊諸
州軍應北界移牒事理無疑者即報之關機要者疾置
以聞待報而答亦勿令知之時安肅軍奏北界移牒尋
捕所失牛畜本軍報云已具奏上以小事不必爾又慮

事有非順難於施行者不欲出自朝議故有是詔

丁卯雄州言容城縣狀稱戎人大驅馬越拒馬河放之其長遣人持雉兒來問遺求假草地上曰拒馬河去雄州四十餘里頗有兩地輸租民戶然其河橋乃雄州所造標立疆界素定豈得輒渡河畜牧此蓋恃已通和謂無間阻可亟令邊臣具牒列誓書之言使聞於首領嚴加懲戒況今懽好之始尤宜執守不可緩也

戊辰令雄州勿以錦綺綾帛付摧場貿易上慮戎心無

厭若開其端則求市無已故也

已已補神勇員僚劉超為本軍都虞候超前戍瀛州敵之急攻也超部城一角躬冒鋒刃運矢石以授壯勇者督令拒敵敵既解去主將錄其勞賚以束帛超再拜曰非超之功乃衆之力願以分賜上聞之嘉其忠勇而讓故特獎焉他日上謂輔臣曰近者諸州立功指揮使未可別加遷擢皆特補本軍都虞候舊無此職名蓋權宜加置若後有闕不可復補將作監丞王曾為著作郎

直史館賜緋舊制試文當屬學士舍人院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名試政事堂詔自今所舉大理寺詳斷官刑部詳覆官上試斷案五道差官與二司互考

壬申大名府饑命轉運司發倉賑救時邊城頗乏兵食有司請下轉運司經度上曰戎人出境民初復業若責成外計不免役民飛輓將何以堪之乃命祠部郎中樂和乘驛與轉運使同為規畫還奏請依三司議有輸粟入官者准便糴粟麥例給八分緡錢二分象牙香藥其

廣信安肅軍北平寨粟麥悉以香藥博糴乃詔出內帑

香藥有利於人者貿易之以實邊備

樂和未見

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楊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揚丹宣力西陲委之捍蔽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斯多特以示恩意焉斯多特又貢馬求易金彩等修佛寺甲戌詔如所求賜之還其馬直是月緣邊諸州歲貢御馬自今止目為第一等馬至闕下閱視其堪充御馬多者乃論賞先是諸州買馬先取高大者別遣使臣部送

目為御馬及閱視率為常品益部送者假其名在道求索供給頗為煩擾故條約之

此據會要

京東轉運使副解

皆在廣濟軍詔以青州被海竄遠符牒或致淹緩徙一人解於青州

夏四月癸未免瀛州居民二年屋稅僧尼曾經城守者賜以紫衣諸寺院各度一人

甲申順安軍言近遣牙校部送禽獲姦盜至北界易州其知州待以賓禮饗餼甚厚慮復遣將吏至軍未詳接

待之禮詔諭緣邊諸軍應北界遣將吏至者並豐其饋餉或職位高則以賓禮接之

乙酉令鄂州發廩賑饑民

丙戌斬布衣申宗古於西市坐詣登聞院誣告宰臣寇準與安王元傑謀反故也

辛卯上謂輔臣曰昨減邊城戍兵甚衆然恐此後難以復增其廣信安肅軍見屯兵及二年以上悉令更代並以軍旅人數完足者易其部伍殘闕者則雖實增之無

嫌也仍密諭河朔長吏凡軍士數闕自當廣務招置勿以鄰敵通歡輒怠其事南丹州刺史莫洪皓死長子淮勅襲父任俄為弟淮迪所逐淮勅帥屬來奔詔宜州賜閑田資給之即命淮迪知南丹州仍諭以苟効忠順當加甄獎

壬辰以殿中丞江日新為國子博士日新前知德州追襲敵騎殺獲甚衆復出兵夜破其寨故有是賞監軍劉緒軍校並加檢校兼官

癸巳京師穀貴命減價糶倉粟 商州配役卒謀劫庫
兵殺官吏以叛未發知州李巽與都巡檢供奉官張越
領兵擊剪之詔褒巽越其將校進補有差

巽建陽人王禹偁策可考

越未詳

乙未并代部署司言廣銳軍士老疾者須親屬代名乃
得除籍請自今應本土居民雖非親屬而願代者亦聽
從之 上謂輔臣曰晉國公主言孝章皇后寢疾時嘗
云我無他憂惟慮瞑目之後族屬不能敦睦為人所笑

須朝廷常為約束今聞宋元翰果詣京府求分家財已
令勿問仍諭其宗屬益務孝謹以遵先后遺戒焉元翰
偁幼子也 上御便殿引對諸寺院主首詢其行業優
長者以補左右街僧官先是所署或非其人多致謗議
故上親閱試焉

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
陳堯咨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
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為考官教幾道於

卷中密為識號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得預舉上初欲含容不復窮理其事而師道固求辯理詔東上閣門使曹利用兵部郎中邊肅內侍副都知閣承翰詣御史府雜治之坐論奏誣罔與堯咨并及於責大理寺丞王湛者咸平五年登進士第與幾道同至於獄詞連及亦削官

王遵御史記有湛係西充人咸平二年及第非此王湛也

戊戌幸龍圖閣近臣畢從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預焉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畫龍圖閣在會慶殿之西

偏北連禁中閣上藏太宗御書五千一百十五卷軸下
設六閣經典閣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傳閣八百二十
一卷子書閣一萬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閣八千三十一
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畫閣一千四百二十
一軸卷冊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書以自
娛耳

己亥詔河北諸州軍增葺城池上謂近臣曰內外諸軍
所闕小校儻以名次遷補或慮不能盡得武幹之士宜

並令按閱選擢而授之

先是諸路部送罪人至闕下者軍頭司引對便坐皆即

決遣或刑名疑互無所詳準庚子詔自今委本司名法

官一人審定以聞

會要云本司言開封府獄囚當引見不坐格律請再送司錄定斷上慮其

久繫故有是詔

初李允則在雄州建言契丹禁國中穀食不令出境而

彼民有冒禁齎至推場求售者轉運司以茶博易所得

至微恐亦非便壬寅詔罷之工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欽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
敦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
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初邢州地連震城堞摧毀無守備契丹之入寇也兵部
郎中邊肅知州事上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
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部兵
列陣于外敵至莫之測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
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邢州者肅悉納之上嘉其功於

是以肅為樞密院直學士與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李濬並命濬居憲府未再歲上寵待之遂超遷叅
知政事王旦言濬雖有剗剗才然亟踐近職時望未允
上曰朕業已許之矣

旦時但叅政濬傳誤云宰相今改定邢州城池寇未至已修完恐無

棄守之詔更當考之

作永昌僧院於三陵之側計用錢八百餘

萬遣中使取諸陵寢宮白金什器八千餘兩充費

乙巳環州言戎人入寇出兵禦之殺獲甚衆生禽賊將
慶結部送闕下請斬于藁街以警蕃部上曰驅率而來

此亦何罪止令配隸淮南潭州言茶園戶乏食請賑以官米從之以貝州驍捷軍都指揮使王贊為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先是秦翰言贊勇壯得召見贊自陳留步卒以功至軍校太祖太宗朝皆召至闕下遷職頗有効命戮力之意故寵以禁秩令還典其軍閭門祇候郭盛言洪州南康軍民李士衡等願輸米賑饑民請詔與官上曰若其人曾犯刑憲不可授以官秩聽本家次第親屬代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

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館閣博聚羣書精加讎校經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國志乃姦雄角立之事不當傳布上曰君臣善惡足為鑒戒仲尼春秋豈非列國爭鬪之書乎先是印書裁截餘紙皆鬻之以供監中雜用曷請歸此錢於三

司裨國計自是學者公費不給講官益厭其寥落云

或附

此於曷
辛時

宣徽北院使雷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歷任藩閫能

撫士卒豐於宴犒公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或言其無
廉稱然奉身甚薄止有銅鞍勒京師崇仁里第本其父
德驤所創有終在蜀嘗借用庫錢數百萬奏納第以償
優詔蠲免於是自并州入為宣徽使上知有終家無餘
財已酉命特給廉鎮公用錢二千貫王繼英時掌樞密
頗忌有終進用屢言其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心

上終保護之居數月卒身後宿負猶不啻百萬

會要言有終貪

墨事當
叅考

知雄州何承矩言契丹新城榷場都監劉日

新致書遺羶羊酒詔承矩受之答以藥物

初李繼隆遺奏親屬牙校等凡三十人有司請援曹彬
潘美恩例上曰繼隆乃太后兄可引杜審進為比因求
其案籍具得之於是繼隆子姪並超等遷秩至於疎屬
給使輩咸收叙焉其弟洛苑使繼和耻受延賞不列於
遺奏庚戌特拜西上閤門使先是賊有王長壽者本
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百餘抵陳留剽攻郡縣捕
之不獲朝廷專遣使益兵追逐於澶濮間會契丹南侵

夾河民庶驚擾長壽結黨愈衆人皆患之磁州刺史許
均自永興帥所部兵赴行在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
餘入縣鈔略均部下兵袒楊與關設方略生禽長壽梟
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戎寇未欲因捕賊獎均但賞其
所部兵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於是追叙前勞擢為本州
團練使 霸州言得北界永清都監牒部民李加興先
以錢二十千贖得南界掠來婦人阿杜為妻近同至霸
州鬻席為前夫齊鸞擒去請追捕還付加興本州以杜

本驚妻難復追還已牒報訖上曰此乃修好前所掠或再有求索當官為出所贖錢以還加興 詔河東諸州軍兵馬都監監押有二員者省其一

辛亥詔陝西緣邊州軍蕃部罰納獻送羊馬悉著籍以供公費先是蕃部有罪納貲為贖及守臣出處更代多以畜產為賀並入於長吏至有生事以邀其利者使之不寧上廉知其弊欲遽止之復慮戎人犯禁無以為戒乃降是詔 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張凝忠勇好功

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完器仗所至常有奮勵効報之志前後賞賜甚厚多以犒師家無餘貲京師無居第上嘗與近臣論將帥曰選用武臣實難儻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衆而優待者唯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每賜與絕殊倫輩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於是凝為高陽關副都部署卒上甚惜之賻贈加等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王憲未見王斌有傳在天禧元年四月陽翟人

自有事二邊戍兵寢廣師行饋運仰於博易有司務優

物估以來輸入河北有水運而地里差近亦有京師輦送者其入中大約人糧斛增六十五錢馬料增四十五錢西鄙回遠及涉磧陰運載甚難其入中之價靈州斛粟有至千錢以上者自餘州率不下數百邊地市估之外別加擡為入中價無定皆轉運使視當時緩急而裁處之如粟價當得七百五十錢者交引給以千錢又倍之為二千切於所須故不吝南貨初商人以鹽為急皆競趨焉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當得十五六千至二十

千輒加給百千又有官耗隨所饒益其輸邊粟者非盡
行商率其土人既得交引持詣衝要州府鬻之市得者
寡至京師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推貨務懷交引者湊
之若行商則鋪賈為保任詣京師推務給錢又移文南
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和好
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官給交引虛錢之名未改
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充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
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

入芻粟之實價者官私俱無利於是命鹽鐵副使林特與宮苑使劉承珪崇儀副使李溥就三司悉索舊條制詳定特呼豪商問訊別為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直錢五十千者給百千實茶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增茶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仍約束山場園戶謹其出納議奏集三司

官視其可否咸言其便詔如所議壬子以溥為制置淮

南江浙荆湖茶鹽礬稅兼都大發運事委成其事

實錄於九

月壬戌書三司請許商賈於河北河東陝西州軍依在京例納見錢金銀每實錢五十五貫給海州茶准百貫從之今從本志并書于此實錄但云兼都大發運事會要乃云發運使按景德四年八月溥以發運副使遷發運使則初除必非使今從實錄又景德三年二月馮亮初除發運使會要及本志並云景德三年復置發運使一人蓋發運自此始立使名馮亮為使李溥為副使也

儀州言前制勝關寨主

却勲貿易侵漁蕃部強市諸軍給賜物有軍士與部民爭鬪決訖令荷校示衆者二百七十餘日至是為部民

所訟上曰人固不易知勲往時多奏臣僚不法事以是或稱其盡公稍加任用敢爾貪暴轉運使亦不能按舉何也宜以茲事徧諭諸路劾勲罪以聞

癸丑遣淄州團練使康進號州團練使慕興濮州刺史郭自明濰州刺史寇達乾州刺史樹超並還本任以嘗

護邊無聲績故罷其兵職

郭自明寇達樹超未見

以太常博士

張檢知趙州國子博士張紳知洺州上慮河北列郡以邊鄙寧謐懈於武備故遴選守臣因密詔檢等凡城壘

池塹防扞之具常加完葺

張檢張紳
俱未詳

知天雄軍府趙

昌言奏所部寇竊未除已下令軍民有能告賊者賞以金帛及署牙校鎮將遷補軍職下其狀樞密院王繼英曰鄉閭小有攘竊不當擅為賞格從之非便上曰然則昌言所下令反為虛語使長吏失信於天下政教何以興行可使易其文止云當為上言請行旌賞而已 知

鎮戎軍曹瑋言軍境川原夷曠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緣古長城鑿塹以為限從之又言邊民

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羗人語能寒苦有
警可參正兵為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糧難責其死
力請給以境內閑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歛出兵而護作
之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長有功勞者亦補軍
都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涇原并河東

州軍亦各募置

給田蠲租在甲子日今并書秦翰傳云
先是西鄙無藩籬之固翰為涇原儀渭

鈴轄規度要害鑿巨壘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
煩民力有詔嘉獎此必興瑋事相關當考又祥符七年

四月碑極緣邊壞五十一里更詳之
或可附墾壞尺度及給田市馬法

光祿卿分司西京李昌齡請致仕中書進擬上曰昌齡
素無清譽不可牽復丞郎甲寅授秘書監致仕 詔茸

西京大內及諸司廨舍將朝陵故也

將朝陵
從會要

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翰林學士梁周翰年衰思減書詔
多不稱旨乙卯並罷白為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
事周翰為給事中判昭文館事以起復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並為翰林學士宗

諤在舍人院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宗諤答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仲不平聞於上有詔辨析宗諤引八事證其不相統攝且言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為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於通衙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

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遽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惟
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姦邪辯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
得以奏彈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
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卒如宗
諤所言守職者建之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為
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
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餞行恩禮甚厚刑部員外
郎知制誥丁謂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仍詔謂內

殿起居立知制誥上

丙辰陝西轉運使請繕治金湯白豹等鎮以處投降蕃族上慮勞民弗許

先是上以天文地理陰陽術數之書率多舛誤乃命司天少監史序等同加編次掇其精要以類分之為乾坤寶典四百一十七卷丁巳序等上其書上作序藏秘閣

蠲道州永明縣民逋租

交州黎桓死其仲子龍鉞嗣立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

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闌寨兵攻

戰國信使邵睦駐嶺表以其事聞戊午就命睦為廣南

西路緣邊安撫使聽以便宜設方略桓子明提先入貢

還在路詔送伴使臣倍加安撫

國史交趾傳載黎桓死乃以為明年事誤也邵

睦除緣海安撫使時桓既死矣國史使文因失事實今改之會要於明年二月始書桓死亦誤也

詔

雄州契丹請權場市易者優其直與之

詔麟府鈐轄

司自今蕃部歸投不須發兵接引

已未詔三司每歲較天下稅簿登耗以聞從度支判官

黃世長之請也

夔州路轉運使薛顏等言投降蠻人

首領皆已自署職名請因而命之上曰向者川峽屢擾多擅補廵檢將頗桀驁縱恣今蠻人所署復有此名不可從也第令次補牙校 詔殿前侍衛軍校十五年已上不遷者具名引對

先是詔禮部貢院別試河北貢舉人其曾援城者進士雖不合格特許奏名諸科例進二場至三場者許終場五舉及經御試并年五十者並以名聞雖不更城守應

七舉年六十及瀛州有勞効者亦如之庚申上御崇政
殿親試凡七日得進士范昭等五十一人賜及第四十
五人出身諸科賜及第同出身并試秩署州助教者六
百九十八人特奏名進士諸科賜及第出身至攝助教
隸殿侍者六百六十二人上以去歲河北用兵民甚驚
擾其乘城捍寇奮勇力者多出士人欲廣示甄采所問
經義有兩出者或具引為對考官將黜去上親為發明
焉特奏名進士李正辭論文武先後以為文者本乎靜

武者本乎動動以止亂而主乎靜則先後可知上嘉其
近理將擢上第會有言其嘗犯杖刑遂補三班奉職撫
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皆以俊
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辭敏
瞻上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蓋上
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
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耶乃賜殊進士出身蓋同
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

私習上益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
正字秘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
其所與游者 壽春縣主上言其夫兄掌芻藁之職以
廢職為有司所舉請宥之上不許使正其罪主楚王元
佐女也

戊辰權三司使丁謂言往者川峽諸州屯兵調發資糧
頗擾而積鹽甚多募南人輸粟平其價償之以鹽今儲
粟漸充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糧及二年溪洞州及三

年者從其請

己巳詔自今諸州官吏雪活得人命者並理為勞績先是著作佐郎曹定言官吏雪活乃其職分不當論課最於是太子詹事判刑部慎從吉言誤失用刑率皆受責雪活冤獄曾不霑恩懲勸之間恐未協理望頒新制以最盡心從之

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取遺利凡較課以祖額前界遞年增之權務連歲有羨餘三司即取多

收為額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癸酉詔增額皆奏裁

甲戌以前知興元府太常博士趙湘前知通州殿中丞趙稹同判宗正寺上以宗正職奉陵廟其任至重簡擇宗姓朝臣有才望者領其事以申嚴恭之意聞湘等有治聲故驛召而命焉比至並賜緋魚白金二百兩月俸皆見緡仍別給錢十千稹宣城人也詔幕職州縣官例當免選者有贓罪及行止踰濫並俟選滿日注官內

緣酒食計贓者不在此限

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凡契丹使及境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為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設及畿境遣開封府判官勞之又命

臺省官諸司使館伴迓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氍冠衣八件金鞵鞵帶烏皮鞵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鞵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疋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並

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絲鞵就館賜生餼大使杭
粟各十石麩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
杭粟各七石麩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
天節各別賜衣一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
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
二十其中的又賜錦窄袍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
節序則遣近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
毬暈錦窄袍及衣七件銀器三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

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並加
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絕錦袍
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餅合盆沙羅注碗等又令近
臣餞於班荆館開封府推官餞於郊外接伴使副復為
送伴沿路累賜設初命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辦
禮信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翰曰南北異宜
各從其土俗可也上從承翰所議承翰又請徙在京勸
海契丹諸營於外上曰南北通好重勞人也遽此煩擾

則非吾意不許

命永翰排辦禮信會要在五月而實錄無之今并書于此月末

六月丁丑朔詔應進士諸科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者並令守選故事登科皆有選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咸平三年初復廷試賜出身者亦免選至是策名之士尤衆多設等級以振淹滯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試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調以示甄別又下詔勸學權停貢舉二年時命兩制各撰勸學詔趙安仁所作最切於科試之病特俾用之 申禁行濫物帛

戊寅詔忻代州緣邊諸寨自今北界齎牒至者並送代州仍准條給物以其回報裁處類例不一故也

己卯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令吏部銓選流內官一任三考以上謹幹無過工書判者具名引對試斷案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悉自令史遷補端拱中寇準判銓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京東諸州蝻蟲生庚辰遣使掩捕仍精潔致祭 知永

興軍府兼提舉諸州兵甲向敏中請徙環渭戍卒屯涇
慶州以省邊用從之

辛巳有司言契丹清朔禽戎剽員軍士十八人老病當
停詔殿前司詢問無親屬者許仍舊願停者從其便上
以異域歸順之人老而擯退或無所依故也 司天言

星文有災在吳越之分詔益昇洪抗福州屯兵令六宅
使康繼英等四人分任駐泊都監提舉本路諸州兵馬
巡檢事 安肅軍言部民數輩私至北界易州州將執

之送還詔諭邊臣如北人擅至封內亦登時執送

壬午監察御史臨川崔憲言前知廣德軍有祠山廟素號靈應遠近之民多以耕牛為獻自偽命已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匹供本廟費近者絹悉入官望給四百匹完葺祠宇上曰如載在祠典有益於民則當官為崇飾何必租絹因令本軍葺之

癸未詔諸州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者令審官院選親民官監莅仍給通判添支

丁亥以盛暑減京城役課 夏州趙德明遣牙將王昊奉表歸款賜昊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齎詔答之

曹州民趙諫與其弟諤皆凶狡無賴恐喝取財交結權右長吏多與抗禮率干預郡政太常博士鄭人李及受詔通判諫適來京師投刺請見及拒之諫大怒慢罵而去因帖榜言及非毀朝政及得之以匿名事未敢發會大理寺丞任中行本諫同鄉里盡知其姦慝密表言之上即遣中使就訪京東轉運使施護知曹州謝濤并及

皆條諫兄弟醜迹乃逮繫御史獄又詔開封府曹州吏民先為諫諤恐喝者得自首露釋罪命搜其家得朝士內職中貴所與書尺甚衆計贓鉅萬已丑並斬於西市黨與決杖流嶺外與之游熟者並坐降黜因詔自今訟不干已事即決杖荷校示衆十日情理切害屢訴人者具名以聞仍配隸遠處上初欲窮治與諫交游者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付獄中丞呂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讎

宣公行黨庇耶文仲頃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悉得姦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揚之日擯斥之未為晚也上從其

言

施護
未見

庚寅詔自今宗廟忌日西京及諸節鎮給錢十千防團州七千軍事州五千以備齋設無得率斂

辛卯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已奉表歸款令河

西蕃族各守疆界詔諸部如德明無所侵擾則勿縱兵出境

癸巳召知鄭州太常博士管城段暕入朝賜五品服遣還任暕前通判鄆州會知州丁謂入權三司使即以暕知州事謂且薦暕之才故有是命

甲午張崇貴自延州入奏詔諭以繼遷昔時變詐之狀今當使德明自為誓約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

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四萬貫匹兩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使俸聽回圖往來放青鹽之禁凡五事仍遣閤門通事舍人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即降恩制既而德明使張浦詣崇貴等面議及致書疏但多徵求不肯自為誓約也

乙未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板本經史從所乞也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高品陳延

慶言監修亳州太清洞霄兩宮事畢遣使致醺增具什物給兵灑掃

丙申令開封府察受納夏稅場無使遲滯 寧州山水泛濫壞民舍軍營命中使馳傳存撫給錢糧溺死者官為埋瘞葺其居 定州軍城寨言得契丹西南面飛狐安撫使牒請諭採木民無越疆境命轉運司與本州據部民取材之所召其疆吏同立標幟以示衆

辛丑以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東上閣門使領英州刺

史全照形短精悍知兵以嚴毅整衆然性剛使氣專任
刑罰中書初進擬嚴州上曰全照深刻常慮人以嚴察
謗已今授此州似涉譏誚乃改命焉

朝廷每歲准禮例修馬祖先牧馬杜馬步之祭於是羣
牧司請令內外坊監擇地建廟立四神像每歲四仲月
委本院致祭詔崇文院詳閱典故檢討官杜鎬上言四
神各有本壇以時奉祀唯物不備乃詔自今每祀用一
羊其置廟罷之

壬寅令司天監始置監生選厯算精熟者為之 詔自
今僮僕盜主財五貫配本州牢城十貫配五百里外二
十貫以上奏裁改咸平六年之制慮其淹繫也

是月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衆蓋久從
征戍失於簡練比因抽移至京師雖量加閱視亦止能
去其尤者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雖議者恐其動衆
亦當斷在必行昔太祖亦常患其若此遂盡行擇閱當
時衆情深以為懼而厥後果成精銳樞密使王繼英曰

禁旅比昔時數今已踰倍若乘此息兵簡退疲冗實甚
便上曰然第以北界請盟西戎納款若即行此則軍旅
之情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勇
力次補上軍亦可鎮壓浮言使衆不惑也其老疾者俟
秋冬遞簡將臣令悉蒐去之 殿前侍衛司上言開封
府追取禁兵證事皆直詣營所事頗非便上曰朕察此
意蓋止欲就本司決遣耳有唐之弊方冊可視自今除
逮捕證佐悉如舊制軍人自犯杖罪以下本司決遣至

徒者奏裁上嘗戒軍校曰犯法者須以軍法治之然憫惻之意不可不存其間置濱州通判一員以刺史周緒赴本任也上謂武人多不閱政理非通判廉幹則民受弊乃詔應防團刺史在本任及知州處見任通判令轉運司密具能否以聞

秋七月己酉改勾當制置羣牧司事為羣牧副使以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為之制置羣牧使去制置之號但為羣牧使

庾戍羣牧使趙安仁言按唐制馬有左右監各以土地為名遂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給之

辛亥上封者言刑部舉駁外州官吏失入死罪准斷獄律從流失入死罪者減三等徒二年半公罪分四等定斷官減外徒三年為長者追官餘三等徒罪止罰銅伏以法之至重者死人之所保者生儻官司不能盡心則刑辟乃有失入傷和平之氣違欽卹之仁蓋幕職州縣官初歷宦途未諳吏事長吏明知從罪不至追官但務

因循不自詳究又雍熙三年七月敕權判刑部張昺起請失入死罪不許以官當贖知州通判並勒停咸平二年編敕之時輒從刪去致長吏漸無畏懼輕用條章臣以為若以格法舊條似虧懲勸或准張昺起請又未酌中欲望自今失入死罪不致追官者斷衝替候放選日注僻遠小處官連署幕職州縣官注小處官京朝官任知州通判知令錄幕職受遠處監當其官高及武臣內職奏取進止詔可

丙辰羣牧判官王曙上羣牧故事六卷詔藏於本司

丁巳詔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於南郊

戊午閱神勇軍士習戰於崇政殿

己未詔詣闕訴事人須因州縣理斷不當曾經轉運使
訴理月日鼓司登聞院乃得受

庚申重鑄門下省等五十四印先是印文皆有新鑄字
因判刑部慎從吉上言改易之

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

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
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告諸路許文
武羣臣草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如
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時上謂寇準等曰方今文武多士
豈無才識優異未升進者耶至於將帥之任尤難得人
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求材實亦為國之遠圖也

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

景德復置六科蓋用
咸度議其詳具天聖

七年復置六科時四
錫亦先建請當考

安國軍節度推官李宏上言諸

路每置院鞫囚或值夏月望令十日一條桎械如州獄

之制從之

李宏未見

丙寅詔以廬山太平興國乾明寺田租十之三充葺寺宇
經像令江州置籍檢校選名行僧主之張知白使還言
寺僧不謹故也

己巳詔八月一日已後持仗強盜遇南郊恩赦不在原
免之限

庚午大理寺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案多不精詳冀於覆

駁延留以俟寬宥請自今有侵損贓私事狀明白公然抗拒當駁退者即具情由定斷以絕僥倖詔可又詔諸謀殺人不至傷殺而情理克惡不可留本處者具獄以聞

辛未羣臣三上表請聽樂詔郊廟用樂如禮事畢復寢軍頭司引對員僚直二十九人年老當隸剝員上以其嘗經戰陣特令月給錢五百

壬申詔減江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得替官送還公人

數有差從殿中丞趙稹之請也

癸酉宰臣等固請誕節用樂上曰若以北使之故其至日作樂於外可也宰臣復上表陳述終不許

甲戌遣御前忠佐八人分往京東西路教閱諸軍

丙子龍圖閣待制戚綸與禮部貢院上言今歲諸道進士僅三千人諸科萬餘人其中文理紕繆以及經義十不九不者甚衆苟非特行立法約束必恐益長因循又慮官吏坐此殿罰因而避事全不薦人竊惟取士之方

合垂經遠之制今請諸色舉人各歸本貫取解不得寄
應及權買田產立戶諸州取發寄應舉人長吏以下請
依解十不人例以科罪其開封府委官吏覺察犯者
罪如之鄉里遐遠久住京師者許於國子監取解仍須
本鄉命官委保判監引驗乃得附學發解日奏請差官
考試近年進士多務澆浮不敦實學惟鈔略古今文賦
懷挾入試昨者廷試以正經命題多惜所出舊敕止許
以篇韻入試今請除官韻略外不得懷挾書策令監門

巡鋪官潛加覺察犯者盡時扶出仍殿一舉咸平三年
詔旨進士就試不許繼燭每歲貢院雖預榜示然有達
曙未出者今請除書案外不將茶厨蠟燭等入如酉後
未就者駁放之仍請戒勵專習經史自今開封府國子
監諸路州府據秋賦投狀舉人解十之四如藝業優長
或荒繆至甚則不拘多少開寶通禮義纂請改為義疏
今後通禮每場問本經四道義疏六道六通為合格本
經通二義疏通三亦同今歲秋賦止解舊人新人且令

習業西川廣南舊取解舉人並許免解今後及第三史
通禮三禮三傳除官日比學究明法望授月俸多處貴
存激勸上以分數至少約束過嚴恐沮仕進之路乃詔
兩制知貢舉官同詳定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晁迥等上
議令諸州約數解送或自來舉子止有三兩人者欲聽
全解或其間才業卓然不羣者別以名聞南省引試前
一日分定坐次榜名曉諭勿容移徙遠人無籍者令名
命官保識就京府取解文武陞朝官嫡親許附國學先

寄應令還本貫者不得叙理前舉尚書周易學究明法
經業不廣宜各問疏義六道經注四道六道為合格三
禮三傳所習浩大精熟尤難請問經注六道疏義四道

以疏通三以上為合格餘如威綸等條奏從之

本志既於此歲

迺議又於祥符四年五月重載之其議並同蓋因寶錄
敘誤按祥符四年四月則諸道貢舉人初未到闕迺安
從知其數且其數即與此
年合其誤審矣今削去